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19年12月1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值班：朱雪琴

大雪时节 (外一首)

◎胡巨勇

用兑现的雪花银
拓印冬的缺口成帖
漫天纷纷扬扬的大写意
上演着慢镜头里
温馨洒脱的覆盖
节气的底色开始返璞归真
厚重回归厚重
洁白回归洁白
季节的温软孕育着梦的情愫

被一场雪拴住
村庄的沉默
寒风翻译成一部农历的忧伤
抒写的真实啄食着岁月的疼痛
瘦身的树
悟出的是另一种禅意

农家小院，安闲的时光
在醇香的家酿里缓缓流淌
炊烟涂抹乡土的抒情
几两二锅头，一碟花生米
就酩酊而醉了父辈的守望
眼前晃动的笑脸
总被看成丰收的五谷
女人们攒足一年的闲话
在穿针引线里
缝补着家长里短中的爱和牵挂
雪地里孩童的幸福
源于簸箕下支起的空头支票
捕获的不只是沦陷的鸟雀
还有雪人见证的快乐童真

骑一匹大风
被梦的天堂流放，落地无声
如乳名般的白
还原尘世最初的底色

超越了草木的概念
以花朵的形态绽放
厚重了人性的本真
用回归的舞姿叙述

雪花在落，它收放有度
在属于远方的故乡
已无法安顿我失守的内心
雪落一片，游子的心事
又长了一寸
雪落又一片，母亲的白发
又厚了一层
雪落一片又一片，大地
解出遍地乡愁



回味·紫夫 摄

记忆

◎洛迦·白玛

四月的记忆
午夜从暗黄的薄纸里爬出
春天被一声叹息刺破
碎落一地的，除了晨风
还有远去的誓言、梦与时光

“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
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

假如人生可以预演
请把所有的都对标志上允许
请把所有的错都明确地禁止
即使再多的岔道也将不会迷路
无数的选择都不再需要犹豫
所有的失误都将可以得到纠正

当大幕拉上故事结束
每句话每声叹息
每个动作每个眼神
都可以完美到无可挑剔

可生命中总会有那么一些东西
将永远地哽在我们的喉咙
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怀旧
季节、花瓣、笑脸
那年、那月、那夜晚
在眼前，在心间
慢慢吐出丝

一圈又一圈
一层又一层
结茧，裹住余生

冷去的
冷去的不止季节 还有
季节里一缕月光
月光下那一汪湖水
湖水里那一些影子

冷去的不止岁月 还有
岁月中那两岸的风景
风景里那杨柳柳下的守望
守望中那悄然滑落的悲喜

哼一曲古老的挽歌
背靠着十月
渐渐冷去的残阳
不用忧伤的音调
歌声里溢满往昔的温暖

飘雨的夜
帘外雨潺潺
敲破谁的清梦
琴声幽幽
浮在空气之上
又沉于黄旧书页
谁的过往在叹息中沉睡

此时，何人三更酒醒
卧听细雨洒芭蕉
此时，何人辗转难眠
泪共阶前雨，长流到天明
此时，何人不堪相思
遥想剪烛西窗，共话夜雨

此时此夜
飘洒千年的雨笼罩谁的心情
不经意间翻出一大堆繁乱
在指间忽明忽暗

闲愁几许
焚烧，不留痕迹
雨潇潇夜阑珊
千年后
彼时彼夜何人醉

新年第一天
这一天我居然病了
祝福的影子在墙上嬉戏
对我视若无睹

时间的石磨又艰难地碾过一圈
那些弧线都圆得似曾相识
我们装出陌生的表情惊呼
旧的终于过去
新的新的，一切都是崭新的

河水却依然从上游流到下游
月亮也将依然从今夜挂到明晚
许多要延续的依然在延续
许多不可预知的依然不可预知
比如雨季，比如花开
比如，悲欢

纸和笔

◎曲妮玛玛

牧场
一种生活
粗犷，自由，辽阔

石头藏房
黑棕色马匹
溪水流过

薄雾，是清晨
山河大地微醺

山神、度姆
转世、轮回
信仰连接生灵

遥远的麦子
隔着山际
老家的一切
与我渐行渐远

在陌生的地方
遥远的星空里
闪烁的麦子
发着光

我与羊
秋收过后
大山深处，凝望
孤独的羊
或是被抛弃
或是被狼追杀
也许它就是一只
放生羊

此时我们
隔着一张
图片的距离
相互怜悯
相互凝望

生孩子
这件事
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轻松

云吟

◎罗布

心事
有一件事
挂在墙上
等待着季节凋零
周边的色调
努力维持着
它足够醒目的样子

如同悬挂在
寂静夜空里的皎洁明月
朋友就该肝胆相照
此情我们共享一轮清凉
相知和相惜显得弥足
珍贵

或像是雪山脚下
流淌的清溪
雪芭的轻烟
在达折多的天空梦一样缠绵
萦绕到心头是无尽的忧伤
萦绕到眉间是万千的风情

梦想
摆脱大地
翱翔在天地之间
是鸟儿毕生的理想
可直到有一天
它真正地俯视大地时才
才发现
原来大地
才是生养它的母亲
其实
长大成人
是每一个小孩
稚幼的梦想

村庄
依傍着雪山而建
河水
低卧盘旋在他的脚下
漫长的冬季
一场雪花的盛典
在腮红者的土地上
徐徐拉开帷幕
路人啊
请慢一点
你的足迹

孕期的行动不便
生产疼痛
特别是
生完孩子
一系列的后遗症
无论是顺产
还是剖腹
妊娠纹
骨盆前倾
腹直肌分离
子宫脱垂
这都是男人
无法感知的经历

纸和笔
当我的生命
还剩下
最后一口气时
我想拿起笔
用最后的那股劲
在纸上
均匀写够
我的前半生

入秋
一不小心
便入了秋
树叶落了
人的心
也慢慢凉了

心无杂念
当我望着山上
沉默不语的菩萨
风也是寂静的

意外
惊喜就像
二十一度的
冬天
清新，而不失温暖
一场意外的
收获

将在我的仰慕里
留下一丝痕迹

当云朵渐渐散去
蓝天的胸怀
就会坦露无余了

雪风
轻轻地拂来
亲吻他红润的脸颊
阳光像是个孩子
燃烧着
热情的笑容
所有寒意
都随着白色的雾
飘洒向远方
他知道
这样的岁月
就是他
梦寐以求的时光

秋风
秋草黄了
山上积起了雪
牧人把自由还给了牛羊
起风了
水都结成了冰
路终于把脚步还给了
转经的人

木碗
我的木碗
没有油腻的光泽
更没有致命的裂痕
它就像是二十岁时的我
陪伴着
所有的路途
道听途说的故事
易被更替的季节渲染

木碗上的纹络
在手里被反复搓揉
滑过指尖的触摸
在闪闪发光的知识里
渐渐地清晰明亮
像清早的太阳

“那盲眼的银匠/用他清晰的泪水/浇灌这些在火焰上/翩然起舞的奇龙异凤,祥花瑞草/他闪现的梦境/传来锻打月亮的声音”

——《驮脚娃》

“惊喜就像二十一度的冬天/清新,而不失温暖/一场意外的收获/是告别这季节/最好的答案”

——《牧场》

“轻轻地拂来/亲吻他红润的脸颊/阳光像是个孩子/燃烧着热情的笑容/所有寒意都随着白色的雾/飘洒向远方/他知道/这样的岁月/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时光”

——《云吟》

诗歌版精选

7

人乘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冬牧·贺志富 摄

驮脚娃(外二首)

◎桑丹

“天上麻鸽子,地下马脚子……”
是谁,还唱着这样深情的歌为你送行
是谁,聚拢时光的马匹踏破岁月的栅栏
是谁,喂饮来世的热泪
敲响青草的马铃
是谁,在苍苍的黄昏印刻马蹄的足迹

我遍尝人世间的痛苦与欢乐
即将怀着命定的秘密
我的月亮之马放牧在溜溜的山上
在一个叫康定或达折多的地方
今夜
那些散发着汗味青草味马粪味的灵魂
又一次显现
又一次显现
我心愿的故人们
仍然在烈酒中为女人抽刀
为骏马欢喜的驮脚娃
是你们让我怀抱命运的弦琴
追赶心灵的天涯

我要把你们的名字擦拭得明亮如新
用它来盛满思念的净水
用它来点亮思念的明灯

驮脚娃
我要以怎样的爱
和你展现忧伤和甜美的梦境
我要以怎样的风情
和你身陷流水与火焰的轮回
我解下马铃的环佩和鞍辔的面饰
渴望一次最放纵最狂暴的破碎
呵,那如此接近死亡的重生

我是美酒和情歌滋养的达折多女人
一杯美酒就是醉生梦死
一首情歌就是隔世天堂

怎样的怀想
是夜色的闪电惊心动魄
怎样的遗忘
是旷世的孤独熠熠生辉
怎样的黄昏
是血色丰盈的献祭
怎样的月亮
是供奉在心头的爱情
怎样的汉子
把生命皈依在雪山、草原、天空、大地
怎样的你啊
让我的呼唤亘古不变
驮脚娃—驮脚娃—驮脚娃

木雅女子
木雅女子
你耳畔的珊瑚即将鲜红
一朵冰雪的花蕊
召唤万物生长 阳光普照
红得像你一样耀眼的头绳
在你的发辫中花冠般缠绕

木雅女子
趁牛羊还没有进入白雪的栅栏
趁岁月还没有送你远行的身影
阳光上起伏的青草
正在撩动你曳地的袍裙
深情的女子哟
幸福的红霞降落到你的发梢

木雅女子
你待嫁的首饰
在康定的炉火里精雕细琢
松耳、玛瑙、黄金、白银

那盲眼的银匠
用他清晰的泪水
浇灌这些在火焰上
翩然起舞的奇龙异凤,祥花瑞草
他闪现的梦境
传来锻打月亮的声音

木雅女子
被六字真言加持的山巅
一匹转世的苍狼皎洁着银色的光芒
那忧伤的长啸
把月亮般的你迎娶到康定

木雅女子
你背水的木桶启动康定水井的清涼
取自净水的容颜
荡漾在惆怅的心尖
“世间溜溜的女子
任我溜溜的爱哟……”

木雅女子
月亮的急流
卷走了白银的花瓣
消亡的部族
沿着血脉的走向

倘若这世间的悲伤是你
倘若这世间的欢乐是你
我将高擎明亮而温暖的火焰
寻找内心的孤独与辉煌

锅庄阿佳
阿佳白玛,我看见你
看见你走过那条芳草萋萋的茶马古道
茶叶的香气
在康定的月光中露珠一样滚动
两颗银光闪烁的露珠啊
垂落到左边的耳畔是美丽
垂落到右边的耳畔是善良

阿佳白玛,我看见你
看见你走进那座青石铺地的古老锅庄
雪芭的轻烟
在达折多的天空梦一样缠绵
萦绕到心头是无尽的忧伤
萦绕到眉间是万千的风情

阿佳白玛
康定的锅庄深陷于你明净的美目
碎成流水的马蹄声湮灭了
多少英雄豪杰
唯有你庭院的花草
传递着岁月的繁荣和鲜艳
被往来的人们栽种在记忆深处
锅庄的主人,阿佳白玛
向东的商队已经启程
向西的马帮即将上路
骏马驰骋的古道
尘土的荒草掠过翻卷的马蹄
盛典的旷野
野花摇曳着动人的歌唱
“一来溜溜的看上
人才溜溜的好
二来溜溜的看上
会当溜溜的家……”

命运的足迹引领着歌者
他要在月亮升起时来到康定
他要找寻一座月光遍地的锅庄
他要骑马跃上山岗
这一时刻是苍狼嚎月
这一时刻是情歌绝唱